

與戴天吃飯

每年暑假回到多倫多，總會與戴天吃一頓飯。

每次都只是三四好友，但是對我丈夫來說，這是天大的事。與真正的食家共餐，彼此都是一種享受，怎能馬虎？因此，一個星期前他就開始盤算；把陳年鮑魚拿出來曬日，追着陽光不停換位置。然後到相熟的屠夫店去預定牛排。最好的牛排起碼要 air dry 六個星期，屠夫卻只能提供 air dry 五個星期的牛排。差一個星期有那麼大分別嗎？那就見人見智。對一些人來說，不是最好的，就不是最好的。

丈夫是個自學的廚師，用他那工程師出身的嚴謹態度，以及重視細節的手法來看待食物。因此準備一頓飯，就像準備一項工程。半年前他被診斷患了肺癌，但是這完全沒有改變他對食物的執著，甚至讓他更加執著。

這一晚的菜單，是乾鮑魚做頭盤，義大利 Porcini 菌湯，最後是煎牛排。菜式不多，鮑魚配牛排好像有點不中不西，主要是有什麼好材料，就放意運用。當然還要找出一瓶珍藏了十年的陳年好酒，一早就打開酒瓶塞，讓它先透透氣。

戴天是個十分準時的人，他也是三年前患了癌症。兩個同病相憐的人見面，感到十分親切。互相指着哈哈大笑，交換治病情報。我問戴天：「你還可以喝酒嗎？」他說：「當然可以。醫生並沒有說不可以！」我指着丈夫說：「醫生只許他每日喝一杯！」丈夫搶著說：「醫生是說他自己每天只喝一杯而已。」兩人跟着就興高彩烈地碰杯細飲。別人是煮酒論英雄，他們是對酒論酒，細數平生喝過的好酒，好像懷念舊情人一般塗醉。

戴天說：「很多專家都把癌症與悲劇連在一起。癌症 = 悲劇！其實不一定是這樣的。」記得三年前他剛剛做完癌症開刀手術，就與我們大吃大喝一頓。兩年前他做完另一次手術，我們又剛好吃了一頓飯。這是第三年了，他仍是神采飛揚，對飲食的喜愛，一點也不曾減低。與他共桌，他對食物是如此尊重，好吃就好吃，及指出它好吃之處，不好吃就不作聲，除非主人自動提出，他才發表意見。如此痛快而又愛恨分明的人，卻又如此重視禮貌，難怪丈夫總是以他為上賓。

我對食物其實並不講究。但是我從他們身上學會了一個道理：如此重視一頓下肚之物的人，對生命也必是俱有同一種敬重。偏偏是彼此都患上威脅生命的重症，他們的達觀，他們的情可以堪，也很自然地表達在一頓晚宴上。

戴天說：「我已經七十多歲，到了望八之年，再死不遲！」我說：「我們剛從紐約回來，見了我近九十歲的老師，他總是催我盡快完成一些共同著作，老說我快死了，再不完成，我等不及了。我卻老是回答，不能死！等我完工，再死不遲！」

戴天說：「對！叫他遲些才死！」他又說：「我也不想現在就死。我仍想知道明天會發生什麼事。幾個我不喜歡的政治人物，我一定要比他們活得長久，看看他們怎樣下場！」

當然還要放眼天下風雲變幻；還有千言萬語與知音分享；美酒佳餚，air dry 充足的牛排，曬得通透的大鮑魚，等着他去品嚐！人的一生不求完美，只求活得充足。生活就是充滿期待！

丈夫也說：「不管別人怎樣說，我總是覺得自己很健康，只是別人老找我麻煩！」戴天說他自己也有同感，於是兩人又心安理得地碰杯暢飲！

如果以心理學解釋，這可以說是一種逃避（denial），不肯面對現實！但是從生活的角度看癌症，你就不得不懷疑，什麼是現實，面對現實有什麼好處？醫學對癌症的處理實在有限。我們在美國也見過幾個專家，每個專家的意見也不相同。問題是對抗這個天下第一殺手，很多項醫學發展尚在研究階段。紐約時報最近報道，多種常用的癌症特效藥都缺乏供應，病人被逼使用一些昂貴百倍以上的新藥。這些新藥仍在試用期間，頂多比舊藥更能延長病人壽命數月，但是卻讓人傾家蕩產。舊藥為什麼不夠？主要是藥廠沒有生產，基於種種政治因素，舊藥的利潤遠不如新藥，便誰也懶得去生產。

再說，化療究竟是友是敵，實在難說，它能殺癌，也能殺人。哲學家尼采說，人一出生，就是等死。佛家說，人的一輩子，不過是借道浮生，來去本無一物，除了處之泰然，實在沒有其他更好的辦法。話雖如此，究竟有多少人真能做到如此豁達？面對死亡，業界一直以來都是以 Kubler-ross 的五步曲為金科玉律。第一步是否認（不會是我！）；第二步是憤怒（怎麼是我？）；第三步是談判（如果我能幸免，就會如此這般）；第四步是消沉（無計可施的憂鬱！）；最後才是接受。

其實很多近代研究指出，並非每個人都必定經過這五個階段的，我們也不必老是擔心這些情緒是否按部就班地產生。除非一個人的身體已經不勝負荷，否則不到最後一刻，都仍是一分一秒的活着。甚至有研究發現，成功抗爭的人，往往是因為他們能夠否定現實，因此 Denial 並不一定是壞事。中國人常說，撒手塵寰，也許不到最後，我們的手仍是不會放開。

那麼手中握着的是什麼？答案不僅是因人而異，也是因時而異。今夕何夕？我們幾個難得一聚的朋友，握住手中的一杯美酒，細賞碟中的美食。眼望湖光山色，在斜陽的撫慰下不停變動顏色，歸帆片片，讓我們眼耳口鼻都忙得不可開交。當人的感官都集中在此時此刻，那是很濃縮的一種感覺，一種存在的意識。可惜的是，我們大部份意識境界，都是花費在過度的時空，不是集中在過去，就是想象着未來。只有坐在牙醫的椅子上被鑽牙時，或是發現老婆跟人走了，面對一分一秒的煎熬時，才明白甚麼是今日之日。其實棄我去者並非昨日之日，此時此刻一樣棄我而過，而且過得比你想像中更快。能盡情於眼前的一刻，實在可遇而不可求。

飯後，找出朋友送來的杭州茶，葉片是曲卷着的，看來不像龍井。我們都說不是好茶。戴天卻叫我們用玻璃杯，慢慢地看着茶葉散開，原來是難得的兩前漱葉。幾雙眼睛都集中在幾把茶葉的變化中，又樂了好一會。

我想起一套舊電影，男主角在病危時仍要往女護士的屁股捏一把，他說：「這也許毫無意義，但我起碼知道自己仍在活着！」

美國作家 Susan Sontag 說過：「我不知道什麼是證明自己活著的好方法，但是我知道，任何嘗試都是最好的！」她又說：「這世界有兩個國度，健康者的國度，和病人國度。而我們每個人，都會在不同時段，成為這兩個國度的公民。」

健康與生病原來是孿生兄弟，它們雖然屬於兩個不同國度，卻總是形影雙隨。